



第一二九三冊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少墟集
石隱園藏稿
仰節堂集

明馮從吾撰……………一

明畢自嚴撰……………三七七

明曹于汴撰……………六六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少墟集卷一

許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錄監生臣汪大梓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六

馮少墟集

別集類五明

提要

欽定四庫全書

馮少墟集

一

臣等謹案馮少墟集二十二卷明馮從吾撰從吾有元儒考略已著錄其文集初刻止于萬厯壬子此本乃其次子嘉年並以癸丑以後至天啟辛酉作類序重刻自卷一至卷十二皆語錄卷十三至卷十八皆詩文卷十九至卷二十為族譜家乘卷二十一至卷二十二為關學編蓋生平著作彙于此集其中講學之作主於明理論事之作主于達意不復以辭采為工然有物之言篤實切明雖字句間涉俚俗固不以舛陋譏也惟其與朱童蒙爭論首善書院講學一疏稱宋之不競以禁講學故非以講學故也先臣守仁當兵事倥偬不廢講學卒成大功此臣之所以不恤毀

譽而為此也又郭元厚郭興治等劾鄒元標
從吾又上疏力爭稱京師講學昔已有之云
云其說頗為固執夫士大夫自甲科通籍於
聖賢大義不患不知顧實踐何如耳不在乎
聚而講也維古極盛之治有臯夔稷契亦越
小康之世有房杜王魏韓范富歐陽亦何嘗
招百司執事環坐而談心性哉無故而舍其
職司呼朋引類使其中為君子者授人以攻
擊之間為小人者借此為攀附之途黨禍之
興未必非賢者開門而揖盜也至於謂宋之
不競由禁講學尤為牽合考宋之黨禁始于
寧宗慶元二年八月弛于嘉泰二年二月中
間不過六七年耳至於寶慶以後周程張邵
並從祀孔子廟庭紫陽東萊之流並邀褒贈
理宗得謚為理實由於是蓋道學大盛者四
五十年而宋乃亡馬史傳具存可以覆按安

得以德祐之禍歸咎於慶元之禁乎從吾初
為御史拒絕閹人劾罷胡汝寧禁大計苞苴
又上疏諫神宗不親政事幾遽危禍後廷議
三案亦特正不阿卓然不愧為名臣惟此兩
疏意雖善而未計其流弊故附糾其失俾來
者無惑焉乾隆四十七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陸錫熊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少墟集卷一

明 馮從吾 撰

語錄

辨學錄原序

心學之傳始自虞廷而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十六字言本體辨析至精言工夫條理極密萬世道學之宗統於是矣後世學者喪失其宗

欽定四庫全書

少墟集
卷一

不知中之所在而概以心當之於是以覺言道而不以所覺之理言道其言蓋淫於佛氏空覺極圓之說以無善為心體以天生蒸民本有之性悉掃而空之其鑿至於率天下之人恣情縱欲流於小人之無忌憚而猶自以為無礙也聖學之養無可勝慨哉少墟馮公潛心理學積有歲年精一之功入於無間近得其所與諸門人辨學錄讀之直指心之理為道心以心之覺為人心道心非無覺以覺之正當處言也為書八十一章闡性命

欽定四庫全書

少墟集
卷一

之秘辨似是之非如所云吾儒之旨只在善之一字佛氏之旨只在無善二字又曰儒學只有一箇善字直從源頭說到究竟更無兩樣故易曰繼善顏曰一善曾曰至善思曰明善孟曰性善又曰尊尊為善善總是一箇善為總是一箇為非善與利之間復有無善之善嗚呼盡之矣善即理也即道也即中也精乎此謂之惟精一乎此謂之惟一執乎此謂之執中之以為君謂之仁以為臣謂之敬以之為子謂之孝以之為父謂之慈以之交朋友謂之信以之視聽言動謂之禮以之臨大節而不奪謂之節皆理也道也中也此吾儒之正傳孔孟相與講求切磋以教天下萬世只此一脉以維持宇宙更無餘蘊矣少墟辨析於毫髮之間凡世儒所易惑處輒為道破吾儒之家寶始復其舊佛氏之流弊始塞其源虞廷心法於是乎曉然復明於天下矣其功不亦偉歟不敏與少墟共叅此學於十餘年之前已亥以後不相聞者幾十年而少墟究理愈深辨學愈精頃者不敏

叨撫榆陽得以所學知止一宗遠求印正少墟以為有當也所以相期於必至之域固有不言而信者矣若夫少墟立朝大節居鄉儒行卓然於一時固薦紳士大夫所共服也篤實輝光之應豈偶然哉豈偶然哉萬曆三十五年歲在丁未春仲之吉賜進士第中憲大夫欽差巡撫延綏等處地方管理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豫章涂宗濬書

王文成揭良知之學新天下耳目其論自正而其徒賢欽定四庫全書

少墟集卷一

知之過者浸淫竄入于禪今且百年而弊滋甚于是格物脩身兩家之說復起或矯枉救失或標宗分門紛若聚訟矣不佞竊謂道本一貫求之言語文字則支離蔓延愈益晦塞夫格物致知脩身何可偏廢也長安馮仲好辨學錄凡八十一章其首章云聖賢學問總在心上用功不然即終日孳孳屬枝葉耳所以辨心學甚詳或言仲好之學又似專以正心立教者非也身外無心心外無意知物道一而已惟以言語文字自為一家而後

衆言淆亂聽其說可喜而覈其實則乖仲好為折是非決嫌疑使大道不迷於他岐則脩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一以貫之矣昔孔子論性相近而孟子獨稱性善孔子多言仁而孟子每言義彼願學孔子者豈顧倍之要以是時淫辭邪說熒惑天下欲正人心必就其蔽錮關切之所在而剴決挽回之故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不佞未見仲好全錄而第據前數章所論辨意當如此與仲好談者張孝廉心虞傳其錄者張右丞憲周仲好有訂士編善利圖說士戒開學編諸書與此互相發明蓋自得之見不易之論合而觀之知學不可無辨辨不可無錄錄不可無傳矣

欽定四庫全書

少墟集卷一

又

余自泰入晉張右丞以馮仲好辨學錄貽余序之余所見才數章皆論心語倚馬成草姑以塞諾耳久之得全錄而知仲好所辨在儒學釋學其論極為精微也釋初入中國所傳經語義猶淺其後乃有禪或不立文字淨

知妙圓體自空寂或以不思善不思惡本來面目或不看經念佛無事首緣靜坐體究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者其源皆自不辨心性始吾儒曰盡心知性釋亦曰明心見性若相同而實相遠蓋本之告子告子非不言心而曰不得于言勿求諸心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而曰仁內義外非不言性而曰猶杞柳猶湍水曰生之謂性孟子辨之不遺餘力世無孟子而釋氏以告子之說簧鼓天下論性曰在目為見在耳為聽在口為議

萬物皆備于我而釋惡外物吾儒循理心虛而理實而釋以理為障吾儒學不躐等而釋病其迂一起直上好奇弔詭之士墮其雲霧中于是攘莊列之言以佐其高如宋景文所云抑自覺其陋而更出己意益求前人所不及者入之而諱其怪幻鄙俚之談如朱紫陽所云而禍始烈有謂盜賊念佛免罪為聖人大改過者有謂造無限罪惡而還謫時刻地說禪者有謂識透即罪惡都無者禪自禪罪惡自罪惡是禪學且為亂賊三窟矣愚不肖者復惑於輪迴因果之說而皈依之而彼且曰度盡眾生方了菩提眾生度盡又惡用世界為也昔鷲湖之學墮于禪朱子辨之不啻孟子之於告子至今日乃有舍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談無善無惡心之體又曰無求同異于儒釋求其是者而學焉可矣無求是非於講說求諸心而安焉是矣遂使儒門頓有三釋以雪峰雲門過孔子上儼然為釋傳法沙門建幡告四遠則逢蒙殺羿者也左右采獲自負集儒釋大成而所崇信惟

加蔓草何以過茲明道先生言會者大率談禪天下成風設有數孟子無如之何故宋時辨釋學者惟周程張朱其詳具遺書語錄文集中而本朝惟羅文莊因知記今得仲好羽翼之幸甚猶恨無羽翼仲好其人者而何得以好辨疑仲好也大泌山人李維楨本寧父

吾鄉先正道林先生少嬰羸疾入山習靜不言默識者三年自是洞然於性命之學古人學問多從病中生也少墟先生生而善病弱不好弄甫就外傳即銳然志於

聖學先後從敬菴魯源兩先生遊及官中秘柱史未嘗一日輟講歸而卧病閉關九年精思力踐遂入聖人之室所著疑思錄學會約善利圖說多先生病言而辨學錄一書尤先生靜中妙悟見儒釋所以分別處皆昔賢所未發也陽明先生謂釋氏與吾儒只是毫釐之隔先生獨辨其宗旨不同如薰蕕冰炭之不相入余嘗撮舉一二如曰吾儒之學以理為宗佛氏之學以了死生為宗仙家自有仙家宗旨佛氏自為佛氏宗旨與吾儒全不相干曰吾儒論學只有一箇善字曰天命之性就是命之以善善何曾有聲有臭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僅僅十四字解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曲盡其妙曰佛自佛儒自儒不混而為一曰吾道本大何必兼二氏而後見其大邪固不能兼正正豈可以兼邪皆先生獨得之見千言萬語惟恐學者墮入罟獲陷穽之中蓋吾儒之道如渡江河之有維楫揚帆鼓柁中流自在而行彼真空妙有把柄何在如以飄飄不繫之舟試

於黑風白浪何嗟及矣此先生惓惓欲人求之實地也先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然終日正襟危坐儼乎若思應事接物如執玉如捧盈此心未嘗一刻放下先生有主之學於是可見昔橫渠學凡數變陽明亦悔二十年錯用其心先生過人遠矣余生於閩齋道林二先生理學之鄉愧不聞道賴先生時時教之若將興起焉者為妄綴數語以志依歸之意若先生微言妙論余固不足以知之也武陵後學楊鶴頓首書

欽定四庫全書

少庵集

九

孔子曰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夫學問思行學已賅是矣猶必明辨云者謂不如此譬之適越而北其轅彌學彌遠彌行彌差矣乙巳秋鳳翔張心虞孝廉訪余山房而二三門人聞心虞至亦多朝夕過從共談心性之學秋涼夜靜語話偏長別後因錄其相與發明者得八十一章雖下學上達之旨不敢謂得一貫真傳而吾儒異端之辨或亦可以俟後聖于不惑耳夫以余之閩汶曾何足與聞斯道而一得之愚得之朋友講習者為多

于是益信明辨之功其益果大而曩所稱弗明弗措原非有心弗措辨至此雖欲措焉不能也于是題其篇曰辨學錄長安馮從吾識

辨學錄

自古聖賢學問總只在心上用功不然即終日孳孳總屬枝葉

右一章

聖賢之學心學也然心亦有不可不辨者故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若不辨人心道心而

欽定四庫全書

少庵集

十

第曰只在心上用功則遍周法界之說當與精一執中並傳矣

右二章

孔門不輕言心其自啟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其稱曰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其警人曰無所用心難矣哉言心便言矩便言仁此道心之說也言心便言用此精一之說也以道心為主則心有所用而不落于空人心悉化為

道心即心即矩即仁即心是言仁即所以言心也又何必數言心哉不然舍矩言心舍仁言心又舍用言心則此心了不可得而左袒人心者得借口矣

右三章

孟子論心之本體歸之理義故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論心之工夫歸之操存故曰操則存舍則亡此正孟子得統于孔子處若言心不言理義則本體涉于虛言理義不言操存則工夫流於泛便非孔門惓惓論仁之旨

欽定四庫全書

少微集

十一

惓惓論仁之旨

右四章

人心至虛眾理咸備去過理說心便是人心惟危之心即有知覺是告子知覺運動之覺佛氏圓覺大覺之覺非吾儒先知先覺之覺也覺之一字亦不可不辨知覺的是天理便是道心知覺的是人欲便是人心非崇以知覺為天理為道心也若丟過理字說心說知覺便是異端

右五章

程子曰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之為一朱晦翁曰此心虛明萬理具足外面理會者即是裏面本來有的陸象山曰人心至靈此理至明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又曰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薛文清亦曰心所具之理為太極心之動靜為陰陽而王陽明亦曰人心一刻純乎天理便是一刻的聖人終身純乎天理便是終身的聖人此理自是實自來吾儒論心都不曾丟過理字若丟過理字可以言心則先儒之說皆誣而象山心皆具是理此理同也二句皆刺語矣

欽定四庫全書

少微集

十二

右六章

問心可有乎曰不可有問心可無乎曰不可無或又問心可有乎曰可有心可無乎曰可無或者未達曰人心可有乎曰不可有道心可無乎曰不可無道心可有乎曰可有人心可無乎曰可無曰如此則又何未達之有或者憮然曰而今而後始知心果具是理而堯舜其心

果至今在也

右七章

世俗之所謂有心有的是人心吾儒之所謂有心有的是道心異端之所謂無心無的是道心吾儒之所謂無心無的是人心這等去處辨之不可不精故曰惟精守之不可不一故曰惟一則純是道心無復有人心之雜矣故曰允執厥中必如此方不墮世俗之弊流異端之非

欽定四庫全書

少微集
卷一

右八章

楊龜山曰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有人說無心伊川曰說無心便不是只當說無私心無私心三字可為千古名言程門之所謂私心即虞廷之所謂人心也此不可不無者也

右九章

問私心私也有求公之心亦私也何如曰有求公之心便是公如何說亦是私

右十章

人心一槩說不得有亦一槩說不得無如均喻也喻利之心不可有喻義之心不可無均為也為惡之心不可有為善之心不可無均報也報怨之心不可有報德之心不可無均憂也憂貧之心不可有憂道之心不可無可見人心原一槩說不得有無只當論其所有所無之心為何心可耳

右十一章

欽定四庫全書

少微集
卷一

吾儒曰喻利之心不可有異端曰喻義之心不可有吾儒曰為惡之心不可有異端曰為善之心不可有或詰之曰喻義之心不可有喻利之心可有乎為善之心不可有為惡之心可有乎彼則曰喻義之心且不可有況喻利乎為善之心且不可有況為惡乎夫喻利之心為惡之心固不可有喻義之心為善之心豈可無而彼亦以為不可有如此為言雖中人亦知其非彼又恐人之非之也復倡為一切總歸于無心之說以為人之心體

本空無利無義無善無惡者其本體也必也無喻利心併無喻義心併無無喻義心無為惡心併無為善心併無無為善心一切總歸于無心方合本體耳說至此雖高明亦莫知其非矣不知說至此正是發明喻義之心不可有為善之心不可有處奈何不察而誤信之邪且義原非外性原是善心之本體原是有善無惡的可見必有喻義為善之心而後為合本體也今欲一切總歸于無心安在其為合本體邪況人心易放而難收儘去喻義猶恐喻利儘去為善猶恐為惡今欲一切總歸于無心竊恐義無而利未必無善無而惡未必無反為本體之累不小也又安在其為合本體邪又況義利只有兩途人心原無二用出于義即入于利出于善即入于惡豈有無義無利無善無惡一切總歸于無心之理乎大抵義原非外特自有其義之心不可有而喻義之心必不可無性原是善特自有其善之心不可有而為善之心必不可無縱是喻之又喻以至于化為之又為以

至于忘造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處只好說有喻義之心而至于化有為善之心而至于忘有喻義為善之心而無聲臭之可擬亦說不得喻義之心不可有為善之心不可有今日喻義之心不可有為善之心不可有此孔子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之言不待辨而知其非者也

右十二章

問天命之性無聲無臭原着不得善字曰天命之性就是命之以善何消着故曰性善孟子道性善正直指天命之初而言耳又問無聲無臭何也曰善曾有聲有臭耶

右十三章

天命之性如一陽來復造化生意雖未宣洩而凡宇宙間形形色色萬紫千紅無一不胚胎完具于其內故曰天命之謂性此自是實在道理原不落空若曰天命之性渺渺冥冥一切俱無如此不知天命的是箇甚麼便

于天命二字說不去矣

右十四章

無適莫心而有比義心者君子也有適莫心而無比義心者衆人也無適莫心而併無比義心者異端也異端之說恰似高于吾儒不知心無二用一無比義心便有適莫心既有適莫心而又無比義心此異端之學依舊落于衆人可見道理本自明白特人不察耳

右十五章

欽定四庫全書

少雅集

十七

問人心一槩說不得有無此是論工夫若論本體則無善無惡全說不得有矣異端無心之說蓋指本體也似亦有理曰不然論工夫心原一槩說不得有無還有不可不有者不可不無者若論本體則全說不得無矣故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曰無曰非何等明白又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辭讓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

惡之心義也辭讓之心禮也是非之心知也仁義禮知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曰皆有曰固有又何等明白而曰本體無善無惡異端無心之說專指本體而言誤矣

右十六章

欽定四庫全書

少雅集

十八

問近日學者亦知無善無惡之說之誤又講起有善之善有無善之善之說若謂善之善對惡而言也無善之善指繼善之初不對惡而言也惡如莠字妖氛善如景星卿雲無善之善如太虛惡如木石屑善如金玉屑無善之善如目中不容一屑何如曰吾儒之肯只在善之一字佛氏之肯却在無善二字近日學者既惑于佛氏無善之說而又不敢抹撇吾儒善字于是不得已又有無善之善之說耳不知吾儒之所謂善就指太虛本體而言就指目中之不容一屑而言非專指景星卿雲金玉屑而言也善字就是太虛非太虛為無善之善也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由可以為善之善

才見得乃所謂善之善兩箇善字原只是一箇豈有可
以為善之善乃與惡對之善乃所謂善之善乃無善之
善之理哉

右十七章

問有其善喪厥善有意為善雖善亦私可見善原是不
可有的彼無善無惡之說有無善之善之說或亦未可
盡非也曰有其善喪厥善有意為善雖善亦私是謂工
夫不可自有其善不可有意為善耳非謂善不可有亦
欽定四庫全書

少
論集

十九

右十八章

問無善無惡有無善之善之說彼欲以無字藥有其善
有意為善有字之病非得已也曰有之一字病痛誠無
窮如有詩文者以詩文自高有功名者以功名自高有
氣節者又以氣節自高傲世凌物令人難近或以為名
之心為善或以為利之心為善或又以以善服人之心
為善假公濟私令人難測如此是皆有其善有意為善

之病不知一有其善便不是善故曰喪厥善一有意為
善便不是為善故曰雖善亦私至于喪至于私則善于
何有如此是其病正在無善也而又誤以無藥無豈不
益助其病而速之亡乎且心之本體原有善無惡而誤
為無善以藥人之病夫醫先自誤也其如藥人何

右十九章

山下出泉本源清漸流漸遠有清有濁謂有濁而清
名始立則可謂流之清對濁而言則可謂水之源無清
無濁則不可謂流之清為清之清源之清為無清之清
則不可知此則本體無善無惡之說有善之善有無善
之善之說是非不待辨而決矣

右二十章

山下出泉本源清此性之說也漸流漸遠有清有濁
清者勿使之濁濁者復澄之清此學之說也三品之說
是徒知漸流漸遠有清有濁未嘗不是而不知山下出
泉本源原清澄濁求清非義外也慈湖之說是徒知山

欽定四庫全書

少
論集

二十

下出泉本源原清亦未嘗不是而不知漸流漸遠有清有濁則澄濁求清非掘苗也嗚呼不知本體者疑性之或惡而既以學為義外知本體者信心之即道而又以學為掘苗學果何日而明哉

右二十一章

天地間道理有奇便有偶如有陽必有陰有晝必有夜有中國必有外國有君子必有小人至于天人理欲公私善惡之類皆是若不扶陽抑陰不尊中國攘外患不進君子退小人不存天理遏人欲而曰無陰無陽無內無外無君子無小人無理無欲無無亦無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化其道此大亂之道也

右二十二章

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化其道譽字下得有道德字占得地步堯千古大聖人也稱之原非譽而曰譽令人不敢開口矣故曰毒堯桀兩忘原非道而曰道雖自已占地步其如害道何孔子祖述堯舜孟子言必稱

堯舜使人人以堯為法以桀為戒才是大公至正才是相忘而化其道今日不必堯之是而桀之非則是舜蹠不分善利不辨令人何所法戒何所適從而曰道道豈如是耶後世以君子小人參用為大公至正而曰建中靖國病正坐此不知以君子小人參用為中中豈如是耶道字中字不明關係不小不可不辨

右二十三章

吾儒之所謂道正指其可道者而名之也而異端則曰道可道非常道是明以不可道者為道矣又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是明以不德為德矣無善之善其說蓋本之此嗚呼以不可道為道以不德為德以無善為善則善者為有善之善惡者為無善之善君子絀而小人肆矣

右二十四章

無無亦無之說人爭談之不知使人心而果能無無亦無也在吾儒固非中道在異端猶成一家不知人心原